

邓启耀 著

云南驿道文化丛书

五尺道述古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云南驿道文化丛书

五尺道述古

邓后耀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尺道述古/邓启耀.-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
2008.12

(云南驿道文化丛书)

ISBN 978-7-80695-807-0

I.五… II.邓… III.古道-简介-西南地区 IV.
K9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11886号

图片摄影:邓启耀 邓启荣 刘建华

张 刘 唐世龙 杨味双 任晨明

策 划:彭 晓

责任编辑:李 林

封面设计:庞 宇

云南驿道文化丛书——五尺道述古

邓启耀 著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制版印刷 昆明小松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用纸尺寸 889×1194mm 1/32

印 张 7.125

版 次 2008年12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2000册

书 号 ISBN 978-7-80695-807-0

定 价 26.00元

前言

行者的史记

在云贵高原，山不稀奇，湖稀奇，所以高原人尊湖为“海子”。滇中大湖滇池，由此成为昆明人的掌上明珠。

靠城的湖边有楼，登楼可以临水观湖，洋洋大观，故称“大观楼”。楼其实平凡，不凡的是楼前的长联，昆明人差不多妇孺皆知。

长联是清代一位名叫孙髯（？—1774）的布衣诗人所写：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适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孤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事注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气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杆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昆明人习惯把孙髯称为孙髯翁，除了诗人本身字髯翁外，这个民间习惯的称呼多少包含一些尊敬。孙髯翁是康乾之际昆明的一个穷读书人，因为看不惯科举制度误国误人，虽才高而不应试，飘然自处于流行规则之外。那个时代的知识如果不用来换成顶戴花翎，剩下的大约只有给人看看风水算算命这种事可以换饭吃。“文化”既不可能变成权力或产业，大名鼎鼎的孙髯翁就改变不了当街“卖卜”，有一顿无一顿的日子。这便是人称“寒士”的那个知识分子等级。

但自古以来，“寒士”虽寒，却每每热于评说历史，指点江

山，或关注社稷民生，忧国忧民。孙髯翁就干过许多为农民呼吁减租免税、为地方寻求根除水患良方的事。但“寒士”们的历史观和现实言行，往往不会为当权者所容，甚至不会为进入主流的知识分子所容。于是他们便难免忧且愤之，留下些另类的文字。

孙髯翁对汉唐以来正史歌颂之“伟烈丰功”的不屑，被人嗅到了其间的非主流气息。应试才子阮元即为此等以嗅觉读书的人之一。阮元少年科场得意，道光年间任云贵总督。他喜欢舞文弄墨，编写过一些东西，也算一个文化人罢。如常例，“文化”在这个时候很容易成为官场逢迎的谈资或离退休前后的业余爱好。我不知道没有学历的另类才子孙髯是怎样进入应试才子阮元视野的，更不知道阮元在孙髯长联前盘桓时有什么样的复杂心情，但我们知道一如那些喜欢留下墨宝的官员一样，他不仅留下了墨宝，还理所当然地成为孙髯长联的批评者和意义“升华”者。

孙髯翁上联主要写景，其中，“北走蜿蜒，南翔缟素”，指的是昆明北边的长虫山和西南边的碧鸡关，在用典中写景；阮元改为“北倚盘龙，南驯宝象”，指的是昆明北边的盘龙江和南边的宝象河。如为写景，则此处修改没太大必要；如是写意，“倚龙”而且“倚”北方之“龙”，自是十分明白的了；“驯象”为巧用典故，似指汉武帝曾习楼船，意欲南下征服“滇国”、“乘象国”之事，实为借寓自己以云贵总督身份代朝廷驯化“南蛮”之志。明为写景，暗为表意，传达了效忠北方王朝，驯民安边的隐喻。

孙髯翁的下联纵观千年历史，明确表达了对正统英雄史观的质疑。阮元只把“伟烈丰功”改为“曩长蒙酋”，便意指全变。联系上下文：“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气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孙髯翁叹的是正史标榜的历代王朝南征北战其实皆如过眼云烟。“……元跨革囊，曩长蒙酋，费尽移山气力……”阮元叹的是一统之外的边地及地方政权。更关键的

是这一改，汉唐宋元“正朝”征伐边地的行为和随之而来的批判没有了逻辑关系，“断碣残碑”的是“曩长蒙酋”。对象换了，境界变了，令人回肠荡气的诗意被拗口的词句打断，知识分子独立的批判意识被篡改改为歌功颂德的马屁文字。这就根本改变了长联的原意和境界。

阮元怎样改并不是人们想要讨论的事。昆明人最看不惯的是，你以为自己是谁，以为当个官就可以改人家才子的东西？



1

凭什么？你算老几！所以当时人即编了几句顺口溜，将踌躇满志的“文化人”阮元总督弄成笑柄：“软（阮）烟袋（阮元字芸台）不通，韭菜萝卜葱，擅改古人对，笑煞孙髯翁。”（《滇中琐记》）并且在他一离任之后即把孙髯翁的长联改回原样。

1：50年代，父亲、哥哥、姐姐和我在大观楼公园的留影。我们身后的楼即挂着著名的孙髯翁长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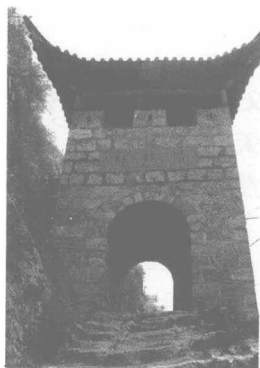
云南自古天高皇帝远，在所谓“主流文化”书写的正史之外，总有些另类的声音。就像云南的山水和天气一样，没有划一的样式，没有谁可以“一统”。生物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基本就是云南的特色，历史的传统。

寒士眼中的历史，不会和正史书写的历史完全一样，百姓经历的历史，也不会和帝王认可的历史相同。在民间，历史不是纸上的东西，而是和融化在人们生活中的事实，活生生的经验。

我不是历史学家，对于历史本不应该多话的。但正如那些在茶馆里街巷边谈古说今的闲人，对古往今来的天下事还总忍不住好奇，忍不住插嘴。

70年代，我由于在汽车运输企业工作，经常跟随卡车司机跑长途。无意中见到许多在城里见不到的东西。后来搞人类学民俗学，更偏好在民间读野史，在山里走野路，一不小心，就难免撞上一些在野地里四处游荡的“历史”——那些在书上不一定有的“史记”，可触摸可意会的古董，甚至连孙髯翁那样的民间知识分子都没有接触过的知识。比如西南的古道，它们就那么现实地在你脚下，你看得到在你之前千百年人足和马蹄留下的痕迹，听得到许多关于它们的传说。不可望不可及的西南之路，对遥远的中原人而言的确“难于上青天”。然而，对于世代代走在这条路上的西南人来说，这些路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日日眼望天天足及。从最艰险的“蜀道”到最接近“青天”的横断山脉与喜马拉雅山脉挤压之处，我们的祖先造就了一条完全用人和畜力踩踏出来的道路。这是一些带着浓厚人文地理意味的神秘之路。

在这些和现代公路铁路不断交叉重叠的古道上，我断断续续走了许多年，零零散散触摸到一些碎片，片片断断记下，纯为个人叙录的行者“史记”，一孔之见，如此而已。



2

2：豆沙关位于云南省昭通盐津县，自古以来，是中原内地通往边疆的惟一通道，四川进入云南的首要门户。地势险要，就像大门屹立在关河两旁，又名石门关。五尺道以豆沙关石门一段为最险要，又称“石门道”。

3：位于云南曲靖地区富源县的胜境关，号称“入滇第一门户”。



3

目 录

第一章，上古史的另类书写……………1

孙髯翁毕竟是个读书人，出典即是有史可据的事件。更早时候的史实呢？那些书上没有写的人和事呢？

从神话时代走过来的族群……………1	
祖先留下的“字”……………7	

第二章，汉习楼船：武帝想走通的路……………21

“汉习楼船”是大观楼长联叙述的第一单子史事，讲的是汉武帝因为听了张骞的一次汇报，便想走一走通往印度等地的另外一条驿道，几次在昆明受阻。想动武，便在京城模仿滇池挖了一个昆明池，建造高大的战舰（楼船），让士兵练习水战，作好征伐滇国的准备。

汉臣难行的“蜀身毒道”……………21	
青铜之路……………24	
蜀—滇古国的青铜器……………33	
“昆明池”边的老昆明……………41	
重读西山滇池……………51	
钢城中的乡土戏……………59	

第三章，唐标铁柱：标在十字路口……………63

“唐标铁柱”，是大观楼长联中写的第二桩历史故事。但勒功的九征铁柱今已无存，现在竖于大理白族自治州弥渡县城西铁柱庙里的，是“南诏铁柱”。

巍宝山：王气大冒的地方……………63	
铁柱上的神鸟……………68	

循着初王出山的足迹，我们走过千年·····	76
打猎将军与南诏王巡狩·····	89
放马村依旧，王城片瓦无存·····	95
红砂石雕像的体温·····	100
被供奉的敌人·····	105
南诏王的全家福·····	108

第四章，宋挥玉斧：太祖不管之地·····111

“宋挥玉斧”是孙髯翁长联所述的第三单子事，说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在观军事地图的时候，拿玉斧沿大渡河比划了一下，说这之外的地方他就不管了。

大理：亚洲文化的十字路口·····	111
王者与禅者·····	118
来自异域的观音·····	120
灵性的河流淌过所有的世纪·····	127

第五章，元跨革囊：从马背跨到牛背·····131

大观楼长联叙述的第四件史事，就是“元跨革囊”。

史书上滥多的王朝更迭叙事，不在笔者的兴趣范围。那是在哪个朝代都千篇一律的主流政治史，老生常谈的“英雄史观”。历史人类学更有兴趣的是没有记入“史书”，但融入百姓记忆，成为他们生活和生命一部分的活史。

云南的蒙古族·····	133
凤凰山的“风水”·····	138
不住毡房的蒙古族·····	142
随元军南下的漠北牧女·····	149
成吉思汗高原遗裔的几次“跨越”·····	151
女人乡·····	157
一根扁担，女人一肩挑了大半个家·····	162

“变食从俗”：蒙古大嫂的南方口味	168
“红妆”上的人生历程和历史风尘	171
“跳乐”和“姑娘龙”	177
凤凰山魂	185

第六章，清：不受“蒙化”的天涯客.....191

正像许多被正史忽略的历史一样，无数创造历史的主角就这样消失在群山之中了。你只有在这样的深山老林偶遇这些活生生的“历史”面孔的时候，才会明白什么是可触摸的历史和被复述的历史。

可触摸的历史	191
回回帮的名头	197
赶马人收留的大元帅	198
马锅头将军的悲剧	204

后记.....211

第一章

上古史的另类书写

筒裙上织着天下万事，那是祖先留下的字。

——景颇族谚语

孙髯翁追溯的历史始于汉代，那是历史学家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时代。孙髯翁毕竟是个读书人，出典即是有史可据的事件。更早时候的史实呢？那些书上没有写的人和事呢？我不知道为五斗米受困于昆明街头算命摊的才子孙髯翁先生，有没有“史”之外的“往事”注到心头，“书”之外“脚到、眼到”的写作？

我们习惯的历史，大致是文字中心的历史。所以要把无书面文字记载时期称为“史前”，把无文字民族称为“原始民族”。在我们学习的人类学经典中，这样的陈述比比皆是。

但问题又来了：有书面文字记载之前的人类没有历史吗？没有文字的族群没有创造历史吗？

从神话时代走过来的族群

上个世纪70年代，我曾搭乘装运铜矿的卡车进入滇东北乌蒙山区东川、会泽等地。诗人和政治家赞美的磅礴乌蒙，因丰富的铜矿矿藏资源，从青铜时代就闻名于世了。那些被钻得千疮百孔的光山秃岭和巨大的泥石流滩坡，印证着历史的沧桑。两千多年开发，开发，过度的开发，铸造了他人的辉煌，却留给了自己无比的荒凉。

最让我吃惊的是人。在那样荒凉贫瘠的山坡上，竟然还有依赖土地为生的牧人和耕者。我第一次听到当地汉人对他们的称谓，是“苗子”，一个性格倔强（在云南方言里，“苗”意为犟），据说在远古时就和咱们的始祖黄帝较量过的民族。还听说他们是从远方迁来的游民，居无定所，“走过一山吃一山”，没有了吃的再走。我当时很好奇，在这样只见石头不见草，“拉屎都不长蛆”的荒山上，能找到什么吃的？我更好奇的是，能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并从那段传奇古史中走过来的人，一定有什么过人之处。



1-1



1-2

1-1、1-2，这是我70年代在云南省会泽县乌蒙山区调查时随手画在笔记本上的苗族人物速写。他们身穿自织的麻布衣衫，披肩宽大像铠甲，如同古代的武士；女人穿百褶短裙，老人在寒冷山风里裹紧了羊毛披毡。



1-3



1-4



1-5

1-3、1-4、1-5：当年拍摄的当地民族肖像。老人的披毡和像乌蒙山一样的皱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遗憾的是，当我试图查询史书了解真相时，却发现这似乎是一个在主流历史中缺乏记录的族群。《史记》寥寥数言带过，偶有在志怪野史或《山海经》那样类似博物志地理志之类的古代科学著作中提及，却是类似神话的叙述：“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山海经·大荒北经》436页）在述及苗族始祖蚩尤族和黄帝族逐鹿中原的那段历史时，蚩尤“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的（《太平御览》卷七九368页引《龙鱼河图》）等等描述，似乎是“黄帝子孙”们对“异族”的夸张描述，对异邦他者充满偏见。这当然是所谓主流族群留下的文献。胜者记述的历史，就像所有的“正史”一样只是王者和英雄的事迹，百姓历来失语，异姓异族因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更被置于“化外”。苗瑶等族的历史，除了史籍近乎神话的描述，那场与炎黄族群“逐鹿中原”的大战及今后的历史，就只留存在他们的口传史诗和服饰符号、节祭仪典之中了。近年来，曾有人发起寻找苗瑶先王的发祥之地，亦众说纷纭，一片迷茫。他们的历史散落在南部大山，散落在东南亚，甚至散落在大洋彼岸。也许，除了活态的文化遗存，传说中“铜头”部落的历

史遗迹和文物，似乎要等待21世纪的人们去发现。

其实，这些神话，本可以不成为神话的，之所以成了“神话”，大约有这样的原因：一是黄帝“遏绝苗民”（《尚书·吕刑》，见《十三经注疏》247页）的政策，使苗族自古以来便落了个东躲西藏的命，让史家们见头不见尾，只好乱说。什么“兽身人语，铜头铁额”，什么“腋下生翼”，或许正是对古代苗族喜“斑斓衣”（或兽皮衣），戴巨型金属头饰，穿如翼披肩的一种描述吧。可惜当时民族隔阂一定很厉害，彼此无法深交，只能远远观之，见有与自己不同的“奇装异服”，不免生出遐想，将其讹传为神怪物。二是苗族先民在远古那场著名的战争中，逐鹿中原败走他乡后，四处漂流，当然无法像得胜的黄帝族一样静坐下来修史立传。长年的迁徙生涯，迫使苗族不得不将自己民族的文化，用最便易的方式，变为密码，随身携带。于是，口传的古歌和手绣的斑衣，便成为他们记史述古、文化传承的基本样式。

后来帝王为了了解治下的族群，发旨记录和绘制各地风土人情，人们才在类似《职贡图》^①这样的图像民族志文献中看到他的身影。作为一个曾经以“炎黄子孙”自豪的汉人，当我第一次看到《百苗图》那样的古代图像民族志中描绘的真人，在惊异于这个消隐在大山中几千年的族群顽强的生存能力的时候，霍然明白，没有一个族群一种文化是可以忽视或轻视的。即使在有限的描述中，以“五色斑衣”作为形象标识符号的苗—盘瓠族群，仅仅体现在服饰文化方面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已经令我叹服。我于是很想知道“他们”的历史，他们自述的历史。

可惜苗—盘瓠族群和许多少数民族一样，没有自己的文字。

^①《职贡图》最早为梁元帝萧绎（505—554）所作，图中绘列国使者立像十二人，皆左向侧身，身后楷书榜题，疏注国名及山川道路、风土人情、与梁朝的关系、纳贡物品等。今有宋人摹本，绢本设色，纵25厘米，横198厘米，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清代以来，由于朝廷重视，各地都绘制了大量职贡图，后来冠以“皇清职贡图”的名刊刻传世。本文所指即此。

虽然后来改信基督教的一部分苗民使用了传教士新创的拼音文字，但他们的古史和许多本土传统知识，还主要依靠口传身授，用具体的、具象的或象征的方式传承。

人类学的职业使我有幸进入他们的世界，倾听他们的亲口叙述。他们教我阅读书上没有的知识，学习不用文字记述的文化。在我出生地昆明的近郊和附近安宁、武定、禄劝等县，也生活着一些苗族。我经常到他们居住的山村作客，听他们摆古唱歌，吃城里吃不到的野菜和走山鸡。他们的服饰和黔西南、滇东北苗族相似，女子穿百褶裙，无论男女老少，都穿自织的麻布长衫，不染色，也没有纽扣，披挑绣红色大花纹的宽大披肩和背牌，扎绣花绑腿，人称“大花苗”。妇女在额上缠高髻，有的地方还修饰得尖尖的像一只角，所以又被外人称为“独角苗”。



1-6: “独角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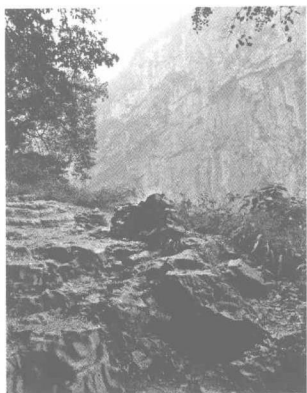
1-6

1-7: 云南昆明市郊山村苗族正在用红土春墙筑房。他们的服饰和黔西南、滇东北苗族相似，也是自织的麻布衣衫，百褶短裙。



1-7

从1940年前后外国传教士拍的照片看，他们的穿扮一直没变。他们自称“阿茂”，说自己来自黔西南威宁等高寒山区，也就是夜郎古国的地盘，经昭通、宣威、曲靖等地，从乌蒙山南行到滇中横断山余脉温暖的山地，非常满意这儿的气候，就留了下来。看地图，他们正是沿秦汉古道中的五尺道一带山岭辗转而来的。



1-8



1-9

1-8：凿在山壁上的五尺道，云南昭通市盐津县。

1-9：云南五尺道上绝壁中的僰人悬棺。僰人是中国西南古代的一个少数民族。悬棺葬是僰人的一种特殊葬俗。

据后人考证，这条古道民间很早即通（约在公元前四世纪），“比西域著名的丝绸之路还早几百年”。秦时开修官道，从蜀至滇，两路南下：偏东的一条叫“五尺道”，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派常頌在李冰父子修筑的“僰道”基础上，从蜀（成都）出发，经僰道（宜宾）、朱提（昭通）、夜郎西北（威宁一带）、南延至味县（曲靖），全长近二千公里，由于山高水险，不易开凿，其道仅宽五尺（约合今之三尺），只宜行马帮。再往前，路已不难行，与旧商道连，至滇池（昆明），西经楚雄、

云南（祥云县云南驿），抵叶榆（大理）；偏西的一条叫“灵关道”（又叫“西夷道”），在原“牦牛道”的基础上开凿，也是从蜀出发，经临邛（邛崃）、严道（雅安）、笮都（汉源），渡大渡河，到邛都（西昌），渡雅砻江，过盐源，再渡金沙江，至青蛉（大姚）后西行抵叶榆；两条路在大理汇合，即进入“永昌道”（“博南道”）。

苗一盘瓠和氏羌等族群主要是从北方迁徙南下的。南下的苗族开拓的道路，当然要复杂得多。其中一些借用秦汉古道，也是很自然的事。整个族群的流徙，直到20世纪中叶以后才逐渐缓慢但没有停止。他们现在还在继续迁移，例如在离昆明不远的安宁、易门、禄丰交界处，有一个方圆几十公里的空地，叫老羊箐。这里山大箐深，气候温热，树多土少。1981年实行土地承包，一下来了30户来自贵州威宁一带的苗族。他们用石头搭窝棚，好像随时要走的样子。当地有关部门抱怨他们烧山开荒，不交公粮，不实行计划生育，也不送孩子上学。但据我了解，由于他们的聚居点没有实现三通（通水、通电、通路），上学要到很远的地方，所以才无法上学。按当时的政策，他们将被遣返原籍，但他们不愿意。他们拿祖先传下的神话说事，咬定他们的“原籍”是北京那样的地方，弄到警察也很头疼。他们并不在乎什么“黑人黑户”（没有户口），只要山里的土地能长出苞谷和土豆就行。他们说老家种不出水稻，苞谷只长得有腰那么高。最要命的是缺水，鸡叫起来去背水，中午才回得来。

祖先留下的“字”

1989年9~11月期间，我在已经定居很多代人的武定县九厂乡椅子店村公所干海子苗村和安宁县草铺乡青龙哨办事处水井湾苗村做田野考察，向苗族长者请教他们的“原籍”或历史。长者